

新观察

现实与想象的文学世界

—幻想文学的价值 □张生珍 刘江

自英国爱德华时代开始兴起的幻想文学,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巨大发展。所谓幻想文学,其基本概念是多种相似但具有不同艺术追求的非写实性文学类型的统称。对应汉语“幻想”一词的英文为“fantasy”,源于拉丁文“phantasticus”,意思是“显出(呈现出来)”“弄清(弄明白)”(牛津英汉词典)则将其译释为“幻想出来的东西”或“荒诞的或不现实的念头”。追溯其源头,虽说该文不及其他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深厚,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幻想文学的研究热潮从法国迅速蔓延到其他欧美国家,在众多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产出了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西方学界也凭借这段历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领头羊”,中西方视域下的幻想文学研究现状不尽相同。但不论国内外,以往幻想文学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其发展历程、叙事方式和主题等维度,而对于幻想文学如何折射现实社会的考察则相对缺失。英美现代幻想文学作品数量庞大,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也错综复杂。笔者拟从幻想文学如何折射现实问题,服务现实目的出发,考察其所蕴含的道德教诲等价值,以服务我国外国文学学术话语建构和文学实践。

折射社会现实

幻想文学中所包含的现实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亚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只是通过隐喻性的表达手法,将特定历史语境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在颠覆现实的想象世界呈现出来,是现实世界被打破重组后的产物。采用幻想叙事的手法,以“话语游戏”讲述荒诞离奇的故事,以天马行空的诙谐方式记录实际生活,通过伪装的方式模糊了读者与作品间的界线,让读者有机会站在幻想与现实的裂缝中,感受着同时存在的两个世界。这种不确定性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使其能够意识到幻想文学中所呈现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人类生活的真实世界中。

幻想文学大师J.R.R.托尔金和C.S.刘易斯笔下的少年主人公经常面临艰难的抉择,因缺少成年人的指导或保护,他们不得不依靠一己之力,做出选择并担负起责任。像其他20世纪儿童文学作家一样,刘易斯创作的《纳尼亚传奇》系列通过奇幻叙事手法帮助儿童远离黑暗而艰难的生存现实,远离恐惧和暴力,寻找幸福。《纳尼亚传奇》的启示就是坚守道德且勇于伸张正义,承担责任。当刘易斯把四个兄弟姐妹塑造为英雄去拯救整个世界时,他也不想证明所有孩子都具有普度众生的能力和潜力。

幻想文学以一种令人更舒适的方式,与孩子们分享黑暗、可怕的主题,如战争和死亡。儿童幻想小说的作者拥有“发动战争的绝对权力”,而这种绝对权力带来了一种隐含的责任。通过对战争的描写,作者旨在培育青少年对战争的理性认知。20世纪中期两位同时代的作家C.S.刘易斯和J.R.R.托尔金对战争的态度迥然相异。刘易斯认为出于正义可以发动战争,他将反对派妖魔化,从而将他们的彻底毁灭合理化。在绝对的善恶斗争中,道义问题就容易被忽略。相反,即使是出于正义而发动的战争,托尔金也避免将其描绘成能够为主人公带来光荣和自豪的途径,而是更多地呈现了战争造成的无法修复的悲剧。显而易见,托尔金以一种比刘易斯更为恰当的方式来思考战争的道德问题。

《超侠小特工》第二季新鲜出炉了,延续着第一季的配方,但是“大厨”的技术和手法却更加娴熟,给读者呈现了一顿饕餮大餐,系列故事讲的是小特工“奇奇怪怪”“龙玲珑”以及世界神秘案件调查局的其他队员们与以科科狂为首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在第一季里,他们先后破解了金字塔、亚特兰蒂斯、百慕大三角、麦田怪圈等一系列神秘的未解之谜。这一季他们又遇到了强大的史前水怪、神秘的囊空翁、善良的迷你小恐龙,还有可怕的巨型异虫,故事更精彩了,脑洞也更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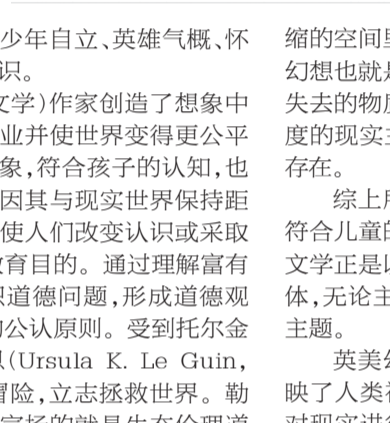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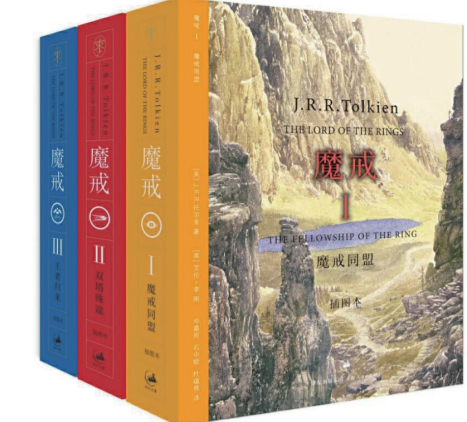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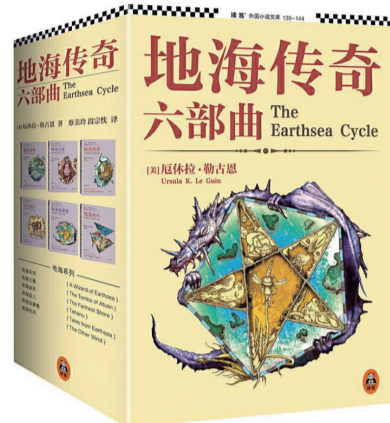
《超侠小特工》到底有什么独家的“秘诀”呢?首要的是故事好看。作者是个编织故事的高手,开头设置悬念,制造神秘感;中间情节险象环生,让人欲罢不能;结尾往往接连反转,出人意料,令读者不忍释卷。其次在于人物角色设定特征鲜明。比如“奇奇怪”在大非上坚持正义,在小事上又不拘小节,恰恰是这些小缺点才让人物比较贴近生活,仿佛就是隔壁班的小捣蛋鬼。此外,故事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美学特质,那就是超强的画面感和立体感。读的时候,眼前就能浮现出一幕幕场景,甚至已经在脑海里当起了导演。作者在小小说里经常借鉴电影的表现手法,打打场面节奏明快,富有可视性。同时双方语言交锋,插科打诨,诙谐幽默。正如网络文学作家唐家三少所说的:“超侠的作品有明快的节奏,惊人的想象力,如一部纸上科幻动作大片,带给我们阅读的惊喜和无限的乐趣。”

托尔金的创作符合儿童的认知,孩子们可以通过冒险经历来认识自我,得到成长。托尔金笔下的英雄从特定的生存状态,走上充满考验的旅程,得到成长后再回归起点。托尔金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捕捉到了这段时期与民族灵魂相近的价值观。托尔金成为青少年最崇拜的作家,部分因为他正视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对丧失人性的世界、技术的不断发展、战争和环境污染等忧心忡忡。他在批判独裁意识形态的残酷、绝对权力的腐败的同时,坚定地提出了青年人应该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信念,坚信邪不压正的观点。在干瘪百孔的现实面前,青年人需要坚定理想信念,战胜邪恶。

凸显伦理道德教诲

幻想文学在文化和社会层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幻想故事中的真理、智慧、精神层面的价值满足了特定的社会期待,也为儿童提供了面对挑战的力量和灵魂的营养。同时,儿童文学中明确的伦理教诲价值对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通过奇幻故事,塑造青少年自立、英雄气概、怀疑精神、包容精神等已成为普遍共识。

英美儿童文学(尤其是幻想文学)作家创造了想象中的世界,年轻人担当大任,建功立业并使世界变得更公平正义。幻想文学能引发好奇和想象,符合孩子的认知,也有助于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因其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能起到警示和提醒的目的,促使人们改变认识或采取必要行动,从而实现教诲价值和教育目的。通过理解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来帮助青少年认识道德问题,形成道德观念,已经逐渐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公认原则。受到托尔金的影响,美国作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 1929-2018)笔下的年轻人勇于冒险,立志拯救世界。勒奎恩的奇幻儿童文学《地海传奇》宣扬的就是生态伦理道德观,即正义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维护人与自然生态共同体。《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诲,帮助青少年认识到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以及应该恪守的荣誉守则,更主要的价值是帮助青少年寻求顿悟,并在道德目的和开阔视野的指引下生存。幻想文学既提倡理想和使命的必要性,敦促青少年应积极面对挑战,同时也提醒他们极端主义的腐败力量与现实之恶。比尔博和哈利·波特面临考验,为自己和集体的命运像英雄一样奋斗,正如亚瑟王和罗宾汉一样。人们一直强调为了善而与恶作战,但在当代故事中,恶往往是内在的、隐性的。当代青少年英雄要不断地与权力、以及权力控制下的恶做斗争。



菲利普·普尔曼也选择用奇幻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帮助青少年成长的道德教育,他认为,他的三部曲不同于大部分幻想小说,有着物质现实的元素,人物角色全面地展示了现实世界中复杂的个体。正因如此,普尔曼的作品体现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人们生活在后现代现实世界中,不可避免地会被幻想世界所吸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当代生活本身已经变得“魔幻”,因为人们就生活和工作在被压缩的空间里,如虚拟社区、电子屏幕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幻想也就是新现实主义。与此同时,许多当代读者渴望与失去的物质世界建立联系,所以幻想文学必须传递一种高度的现实主义情怀,以此来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能的存在。

综上所述,幻想文学能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也能促进道德成长。当代儿童幻想文学正是以自己的方式,逐渐成为传承伦理道德教诲的载体,无论主角生活的世界多么离奇,道德教诲都是永恒的主题。

英美幻想文学以青少年为主角,扎根于社会现实,反映了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的或迫于解决的矛盾或问题。在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或至少构建出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社会,以这种方式寄托希望,为现实社会中解决问题提供思路、指明方向。英美幻想文学逐渐吸引中国青少年读者,引发了强烈共鸣。但我国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较为薄弱,本土幻想文学作品良莠不齐。儿童文学评论家舒伟曾表示:“国内的幻想文学及儿童幻想小说的创作既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青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鉴于此,借鉴西方幻想文学传统及经验仅能服务我国的幻想文学创作实践,也是构建我国幻想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经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译及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19ZDA297]的阶段性成果)

儿童组诗《环屁旅行记》:是题材开拓,还是技巧创新?

□马忠

2021年第3期《十月·文学少年》杂志发表了闫超华的《环屁旅行记》,这组儿童诗分别由《屁的语言》《屁的音乐》《屁卡车》《屁的婚礼》四首写“屁”的诗构成。没有什么不能入诗,只是怎么写,关涉诗歌本身。清代小说家李伯川在《绿野仙踪》中的一首古风《臭屁行》(“行”为汉乐府中的一种诗体)中写道:“屁也屁也何由名,为其有味而无形。臭人臭己凶无极,触之鼻端难为情。”在《环屁旅行记》组诗《屁的语言》部分,开头便写道:“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屁是一种彩色的语言/一圈又一圈”,作者赞美其不仅有色,而且有形。语言不可谓不新,想象不可谓不奇,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接下来的诗句更让人跌破眼镜、大吃一惊:“无论你走路、做游戏/吃东西,还是翻跟头/屁股们早已围坐一圈”。在《屁的婚礼》这一部分中,作者又是这样写的:“黄色的动物放屁/绿色是这样写的:‘黄色的动物放屁/绿色是这样写的/没有人知道,它们吸口气,吐口气/就能放一朵美丽的花屁’,在诗思的想象中,‘屁’不光有颜色,就连植物光合作用过程中释放出的氧气都变成了‘屁’,开出的花朵也成了‘屁’……”

儿童的想象力是无边无际的。从表面上来看,《环屁旅行记》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妙笔生花”,实际上也是在进行着一场文字游戏,倘若把“屁”这种生理现象,描写成是有形状、有颜色、有情态,或许与固有的生活常识相背离。因此,儿童读者能够从诗句中看出什么,得到什么,还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法国艺术家罗丹曾经说过:“艺术是一门学会真诚的功课。”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首诗,尤其是写给孩子的诗,也应该遵循生活的真实,呈现真实的感受,赋予真挚的感情。

那么,组诗《环屁旅行记》究竟是题材开拓,还是技巧创新呢?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代表学者什克洛夫斯基在论及艺术(重点是诗)时,曾归之于社会生活原状的“反常化”,细付不无道理。如果艺术呈现的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化,那还仅仅是生活本身,或者至多是生活的传话筒或摹抄而已。要使艺术永远充满活力、不断更新,必须“反常化”,即与生活的本来程序对调、颠倒,运用多种方位层次的艺术操作,使之放出异于原生活的瑰丽光彩。诗歌写作的陌生化理论,其手段之一亦在把握反常。但是,艺术创新自然不是任意胡为,审美表现中一些固有的人所共知、行之有效的法则,也不应该轻易践踏与破坏。

关注

作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早期的儿童诗、儿童小说、童话等作品延续与发展了五四以来儿童本位的进步儿童观念,呈现出诗意、浪漫、理想的总体风格。总的来说,他早期的儿童文学审美思想与艺术特质主要体现在诗心、童心兼容对话、相互影响的构造上。

叶圣陶早期作品散发着浓厚的诗意,仿佛隽永悠长的田园牧歌。诗心突出地展现在作品语言、意境、情绪与氛围等诸多方面。在其早期儿童文学创作中,作者精心营造了一种诗画结合、情景相融的艺术情境,使文本散发出古典诗词般的美感与韵味。

首先,诗心体现在作者对文本诗画意境的营造上,注重对读者视觉、听觉、嗅觉等综合感觉的传达。童话《小白船》营造了“世外桃源”的时空,这里远离尘嚣世俗,有水塘、莲花,洁净的童心,在用诗心建立起的时空中,作者绘制了一幅宁谧的田园诗意图。白船以及白船上的舵、桨、帆,还有莲花、水塘等,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意象,作者也极其注重运用诗化的语言呈现诗心。在童话里,语言、形象、意象都是诗心的流露。在《芳儿的梦》中,芳儿为了在母亲节时送给她特别的礼物,分别找到了月亮、云朵、星星寻求帮助。故事的结尾,芳儿终于用星星串起的项链给妈妈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作者用近乎儿童口语的叙事语言,借助拟人、联想等艺术手法让童话传达出洁净清晰的艺术品质。

其次,叶圣陶儿童文学中流露的诗心,也体现在作品中插入一首儿歌或是儿童诗,作为文本的互文,参与到了主题的表述上。童话《燕子》中,小女孩青子为解救燕子的身心困苦,为其吟唱“树上的红从哪里来?/山头的绿从哪里来?/红襟的小宝贝呀/是你带来了春天的消息”。童话《小白船》也穿插了一首儿歌《鱼儿歌》:“鱼儿来,鱼儿来,/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我们有快乐的一切,/愿意跟你们一块儿玩儿。”在诗化意境中彰显童心,诗心可以看作是叶圣陶用来引发、激活童心的一种策略。

叶圣陶儿童文学中呈现的诗心,具有引导童心、呵护童心的功能,作品中的童心也有逃避现实、感化人心、净化现实的隐含诉求。首先,童心体现在对儿童形象的塑造上。叶圣陶注重用儿童自己的语言、声音、动作来展现儿童自身。在早期的儿童小说中,父儿、阿菊、小伊、明儿等儿童主人公,都具备天然、本真的儿童情态。小说《马铃瓜》用儿童的视角看到了新世界的到来与旧世界的瓦解,这同时也是一篇幽默的、童心本位的儿童小说。父亲逼着小主人公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情愿的小主人公与父亲交涉:“要我去,必须带两个马铃瓜。”父亲带着他走夜路赶考,因为夜路太长,小主人公转身抱住父亲的双脚:“我要抱,我不走了。”而当他终于挤到贡院,又担心竹篮子里的马铃瓜早已被挤烂,对自己说:“早知如此,刚才在高所里吃了倒也罢了。”

第二,童心体现在作者着力表现儿童多层次的情绪、情感及心理状态。小说《阿菊》中关于女教师和“他”的一段细腻而真实的神态与心理描写,敏锐地关注到儿童的心理活动及情绪走向,不生硬造作,借助还原生活中儿童真实的情态,来完成对儿童细微心理变化的呈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笔下的儿童并不都以表面单纯、内心淡白的形象出现。在其长篇《倪焕之》中,主人公倪焕之就曾感觉到“他所教的原是低年级,最大的学生不过十岁光景……儿童的娇嫩、活泼、敏感,仿佛从来不曾在他们身上透过芽”。长期执教的叶圣陶对于儿童的熟谙,使其用儿童文学表现各种形态的儿童游刃有余,也让他更加了解儿童的丰富性、复杂性或多面性。叶圣陶注重挖掘儿童多元的一面。在小说《义儿》中,叶圣陶塑造了一个嗜好绘画却遭到家长、老师反对的儿童形象沈义,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爱好,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同学们心中是有着“英雄的气概”一般的男孩子。

第三,童心还表现在作品中成人与儿童的对立,所隐含的对儿童纯洁内心及纯良品质的歌颂,以此反衬成人落后迂腐的价值观。以“一·二八”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邻居》,从中日小朋友间一次意外的游戏“事故”展开故事,展现了中日小朋友之间真挚的情谊,但这种纯真的情感很快面对来自现实的挑战,一位日本成人酒后闹事,诬陷小主人公侮辱他,迫使小主人公一家搬离自己国土内的住宅区。文中的中国巡官在判定此事时,一味地劝诫小主人公及家人,小主人公一家被逼无奈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小说中,成人尽显自己的丑恶,而儿童则站在成人的另一端,设法维护着战乱下难能可贵的情感与正义。故事收束之时,小主人公思念的是自己的邻居日本小朋友。通过对比和反衬,孩子洁净而正义的形象在价值颠倒的成人世界中得以彰显。

此外,叶圣陶儿童文学中彰显的爱与同情,也来自于儿童般的纯净初心,在这样的世界中,众生是平等的,生命是受到尊重与肯定的。《一课》中小主人公对于小蚕的呵护、悉心照料,《眼泪》中孩子为别人流下同情的泪水,在滋养题材的小说《阿凤》中,尽管阿凤受到了极其不公的对待与身心的折磨,但当她看到婴儿纯真的面庞时,却觉得所有的劳苦都已遗忘,“只觉伊的生命自由,快乐,而且是永远的”。叶圣陶善于在灰霾无望的世界中建构一个短暂的爱的空间,即便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主人公仍怀着宽容与爱去拥抱世界。文章末尾,主人公参悟到“世界的精魂若是爱,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被建构出来的爱的空间,是主人公得以逃避现实黑暗,获得情感慰藉的通道。

叶圣陶的诗心、童心使得文本呈现出浪漫、轻盈的面向,他早期的儿童文学在文本中积极呈现明丽的童年风景,在面对悲哀的现实之时,他的儿童文学理念与实际写作上,试图用童心引发的爱与同情来孵化光明与希望,有着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短评

《超侠小特工》第二季:奇思妙想与你环环相扣

□李英



《超侠小特工》第二季新鲜出炉了,延续着第一季的配方,但是“大厨”的技术和手法却更加娴熟,给读者呈现了一顿饕餮大餐,系列故事讲的是小特工“奇奇怪怪”“龙玲珑”以及世界神秘案件调查局的其他队员们与以科科狂为首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在第一季里,他们先后破解了金字塔、亚特兰蒂斯、百慕大三角、麦田怪圈等一系列神秘的未解之谜。这一季他们又遇到了强大的史前水怪、神秘的囊空翁、善良的迷你小恐龙,还有可怕的巨型异虫,故事更精彩了,脑洞也更大了。

诗心与童心:现代儿童文学的早期审美思想

□周博文



《儿童文学评论》第五〇四期:李英